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蔣捷詞校注

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蔣捷詞校注

〔宋〕蔣捷撰  
楊景龍校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蔣捷詞校注/(宋)蔣捷撰;楊景龍校注. —北京:  
中華書局,2010.5

(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)

ISBN 978-7-101-07399-7

I. ①蔣… II. ①蔣…②楊… III. ①宋詞-注釋  
IV. ①I222.8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074321 號

責任編輯：俞國林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蔣捷詞校注

[宋]蔣捷撰

楊景龍校注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3 1/4 印張·2 插頁·320 千字

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36.00 元

---

ISBN 978-7-101-07399-7

# 蔣捷和他的《竹山詞》（代前言）

## 一、蔣捷的家世、生平、思想

南宋詞人蔣捷，在詞史上與王沂孫、周密、張炎齊名，爲「宋末四大家」之一，被劉熙載譽爲「長短句長城」（《藝概·詞曲概》）。但《宋史》、《宋史翼》均無傳，生平事蹟不甚詳明。聯綴方志、題跋、家乘等相關資料的零星記載，可以爲蔣捷的家世、生平和思想勾畫出一個大致的輪廓。

家世：毛晉汲古閣本《竹山詞》卷首，有元湖濱散人至正乙巳歲（一三六五年）所作《題竹山詞》云：「竹山先生出義興鉅族。宋南渡後，有名璩字宣卿者（「璩」應爲「璩」），善書，仕亦通顯，子孫俊秀，所居擅溪山之勝。故先生貌不揚，長於樂府。此稿得之於唐士牧家藏本，雖無詮次，庶幾無遺逸云。」今人均據以考知蔣捷系出「義興鉅族」蔣氏，爲南宋紹興年間曾任戶部侍郎、敷文閣待制、知揚州、臨安府的著名書家蔣璨的後人。關於蔣捷世系，武進蠡河橋（今稱禮河橋）《蔣氏家乘》以西周初年蔣國始

封君、周公旦之子伯齡爲一世祖，東漢光武帝功臣、遭冤獄而死的蔣橫爲四十七世。橫生九子，皆流散。其八子蔣默避地陽羨瀟湖東雲陽，九子蔣澄避地瀟湖西山亭，是爲蔣氏遷宜興之始。後蔣橫平反，其九子皆就地封侯，蔣默封雲陽亭侯，蔣澄封山亭鄉侯。澄生五子：孟、通、休、政、元（玄），皆爲刺史，有「一門五牧」之譽。捷爲四十九世蔣休之後。蔣氏家族自東漢以下，累世官宦，名人輩出，唐時蔣又五子伸、係、偕、仙、佶皆任州牧以上高官，與漢代宜興蔣氏「一門五牧」前後輝映，在宜興留下兩個「五牧村」的佳話。蔣伸曾爲宣宗、懿宗朝宰相，《舊唐書》卷一四三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三二有傳。八十九世蔣堂，宋大中祥符進士，真宗時授大理寺卿，累官至樞密直學士，《宋史》卷二九八有傳，爲九十世之奇、之美兄弟的伯父。蔣璨爲之美子，之美早卒，「璨方十三，鞠於世父魏公之奇」（嘉慶《重刊宜興縣志》卷八《文苑·蔣璨傳》）。蔣之奇，《宋史》卷三四三有傳，哲宗時以平寇功除寶文閣待制，知杭州，徽宗時拜觀文殿學士。與東坡爲同年進士，嘗與定卜居陽羨之約。有文集雜著百餘卷。子璿，孫興祖。蔣捷乃之奇子蔣璿後人，非出蔣璨。九十三世蔣芾官居孝宗朝右相。至蔣捷爲九十六世。捷父惟晃，生捷、握、攝三子。捷妻余素玉，晉陵學士余安裕之女，生三子：長子獻明，次子偉明，三子渺明。

生平：蔣捷舉進士前，應在家鄉讀書游學。捷舉進士時間，近人胡適《詞選》、胡雲翼《宋詞選》等書據明萬曆王升纂《宜興縣志》等志書記載，定爲恭帝德祐年間（一二七五—一二七六）。《宜興縣志》卷七「進士」載捷中「德祐二年丙子龍澤榜」，卷八「隱逸」稱捷爲「宋德祐進士」。然德祐二年三月元軍已破臨安，以此知中德祐二年進士說有誤。唐圭璋《全宋詞》稱捷中度宗咸淳十年（一二七四）進士，據

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卷三五《宋登科記總目》，宋代末科進士爲度宗咸淳十年，狀元王龍澤，則知「龍澤榜」應在咸淳十年，唐圭璋說爲是。

隱居竹山：蔣捷中進士不久，南宋滅亡，從此開始了長期的隱居、流浪生活。宜興境內太湖之濱的竹山，在周鐵鎮沙塘港口，或稱竺山、足山。南宋亡後，蔣捷隱居於此，並取以爲號。宜興後村《周氏宗譜》中有蔣捷所撰《簡惠公譜牒後序》一文：「公爲中興名相，距今百有餘年。流風遺烈，猶有能景慕而樂道者。公歿後，朝事日非，一時元輔如韓侂胄、史彌遠、賈似道，其人接踵而起，甚於賣國之檜，不得如公者維挽於其間，國祚遂移。乃公之子孫亦稍凌夷衰微也。傳曰：『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』，抑又有之，世臣、親臣，與國同休戚，其斯之謂歟！余遭喪亂，濱處湖濱，既與公同壤，公之孫祖儒者，好文墨，工於詞，時相過從，共抱黍離之悲。每出其家藏譜牒示余，如接公於晤語。竊又幸公雲裔濟濟，積慶未艾，不與故國山河同歸絕滅也。爲續書行輩於剩簡而復贅數言，俾後之覽者，知余掩卷而重有感云。」簡惠公即南宋周葵，《宋史》卷三八五有傳。儲大文於乾隆四年（一七三九）作《後村二修譜序》云：「宋元以前，周氏世居，大率不離羊山（即陽山）左右……先輩蔣捷隱居竹山……蓋竹山、陽山，俱濱震澤（即太湖），相距數里許，故云同壤。」這裏明確指出蔣捷隱居周鐵竹山。他與周祖儒「共抱黍離之悲」，思想投契，「一時相過從」，在周鐵竹山應生活了較長一段時間。蔣捷的文章所見不多，這篇後序，指斥秦檜、賈似道等誤國權相，致慨故國絕滅，「世臣、親臣，與國同休戚」雖云周氏，也是蔣氏自道，是瞭解蔣捷思想極爲寶貴的材料。

又據《宜興縣教育志》（一九九三年版）載：清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），當地士紳捐款助地，「在周鐵橋北街外，興建書院。因周鐵橋東有竺山，書院在竺山之西，故名竺西書院。書院中設宋進士蔣捷（竺山先生）的神位，地方人士以時祭祀。」近年竹山腳下沙塘港村杭氏修纂宗譜，發現民國初年儲謀的《笠農杭世兄序》，文曰：「笠湖三萬六千頃，有竺山焉。宋蔣詞人卜居於此。自茲以往，鍾靈毓秀，代有名賢，迄至於今，少年英俊，聯翩鵲起，洵非偶然。笠農世兄乃其一也。」可知到清末民初，地方人士還在懷念和景仰隱居竹山的蔣捷。這些記載也可作為蔣捷隱居竹山的佐證。其中似乎還透露了蔣捷在竹山曾為塾師的信息，所以他的神位才會被供於書院之中。宜興鄉賢認為蔣捷的寓居地在竹山的福善寺，近年重修福善寺時發現了一些據說是蔣捷的遺物，且云在福善寺旁發現了曾遭盜毀、迄未修復的蔣捷墓。另外，無錫太湖邊南泉鎮（舊稱開化鄉，今謂太湖鎮）也有個竹山。清康熙年間王抱承編纂《開化鄉志》，把蔣捷歸入「儒林」，並說「本陽羨人……家竹山」。王抱承唱和明代邵竇詠竹山詩云：「勝欲先生首創游，得名四百有餘秋。曾無修篁千竿映，剩有空明一片浮。星聚昔偏來勝友，陸沉今已盡神州。眼前風景猶然好，一一題詩在上頭。」把創游開化竹山之功歸於蔣捷，可供參考。《開化鄉志》載入的蔣捷傳，除了簡略地提到他的詞作、理學、小學之外，還說「勝欲尤擅詩名」。但後世能看到的蔣捷詩文不多，可能是在元至正丙申「兵災」中被洗劫焚毀了。

漂泊江湖：宋亡後，蔣捷堅守民族氣節，義不仕元，過著「壯年聽雨客舟中」的漂泊流浪生活，浪迹吳越一帶。蔣捷在吳地的活動，在其《賀新郎·吳江》、《賀新郎·兵後寓吳》、《一翦梅·舟過吳江》、

《高陽臺·江陰道中有懷》、《梅花引·荆溪阻雪》、《阮郎歸·客中思馬迹山》等詞作中留下了較為清晰的記錄。至於越地的行蹤，有下列地方：據《一翦梅·宿龍游朱氏樓》，知其嘗至龍游，龍游為五代以龍丘縣城改置，治所即今浙江衢縣東北龍游鎮。據《喜遷鶯·金村阻風》，知其嘗至長興縣金村。《浙江通志》卷五十五：湖州府長興縣有金村港，從詞中「蘆窠窄港」看，阻風的金村似應為湖州府長興縣金村港。據《行香子·舟宿蘭灣》，知其嘗至松陽縣（今遂昌縣）蘭灣。松陽為東漢建安四年（一九九）置縣，治所即今浙江遂昌縣東南古市鎮。據《南鄉子·塘門元宵》，知其嘗至杭州。《天機餘錦》卷四，此詞題作「錢塘門元宵」。《淳祐臨安志》卷五「城府」：「城西門：錢湖門、清波門、豐豫門、錢塘門。」元許謙《白雲集》卷一有《贈相士蔣竹山一首》：「我昔河內家，舊有知人名。遺書滿天下，誰能得其精。蔣叟從何來，自託老門生。知我三十年，少晦今當明。燕頷侯萬里，鳶肩列蓬瀛。世無貧賤人，安別貴與榮。我分已無聞，子言良可驚。何以贈子歸，妙論不在形。」此「蔣竹山」如係蔣捷，可知其嘗漂流金華，在艱窘的漂泊生涯裏曾為相士謀生。萬曆《宜興縣志》卷八「隱逸」云：蔣捷「元初遁迹不仕，大德間，憲使臧夢解、陸屋交章薦其才，卒不就。」元成宗大德九年（一三〇五）五月戊申，朝廷曾下詔「求山林間有德行、文學、識治道者」（《續資治通鑑》卷一九五），據《元史》卷一七七《臧夢解、陸屋傳》，知臧夢解於大德六年遷浙東肅政廉訪副使。九年，除廣東肅政廉訪使。同時有陸屋者，與夢解齊名。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使，升浙西廉訪使。根據以上史料，則蔣捷大德九年前後當在越地，足迹遍及浙東、浙西。



遷居武進：武進蠡河橋《蔣氏家乘》錢叔平序文云：「至竹山……由義興徙晉陵（今武進）前餘，是爲吾邑蔣氏之始。」《錫山蔣氏家譜》亦云蔣捷「自山亭徙居晉陵西鄉」。據此，可知蔣捷晚年遷居武進西鄉前餘（今武進夏溪鎮三星村），成爲蔣氏該支的始遷祖。《蔣氏家乘》記載：元成宗貞元二年（一二九六），蔣捷率三子自宜興山亭遷至晉陵西鄉。他與長子獻明居傅村之南的前餘；次子偉明，居傅村之北的後餘（今稱厚餘）；三子陟明，居延政鄉堰下。蠡河橋《蔣氏家乘》「古跡」云：「竹山在武進西鄉前餘，宋竹山諱捷居此，手植千竹，取虚心節堅之意。」上文提到的周鐵、南泉兩地的竹山，在《咸淳毗陵志》中就有記載，非蔣捷題名；前餘的竹山，係因蔣捷居此並親自種竹而得名。蔣捷種竹，非僅美化環境，更有藉以砥礪節操之意。

蔣捷徙居武進後，曾爲塾師，以詩書授徒。明永樂《常州府志·文學》云：「蔣捷，字勝欲，世居陽羨，後占籍武進，遂爲武進人。……延祐甲寅，朝廷設科取士，先生以詩書授學者。若浚儀馬公祖常，時侍父爲武進達魯花赤，居郡城，從先生受業，其後擢高科，爲一代名臣。山東馮某，不遠千里來受業，以正布爲贊，先生憫其貧，姑受之，至冬乃製衣予之。越二年，業成而歸，遂領鄉薦。既聞先生歿，匍匐來弔，哀痛欲絕。先生成就後學多若此。……至正丙申，家殲於兵，書皆不存。學者以先生家竹山，故咸稱竹山先生云。」蔣捷教書授徒，關愛學生，以此贏得學生的感激愛戴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蔣捷的人品。延祐甲寅乃元仁宗延祐元年（一三一四），蔣捷授徒時間在此前後，該是其晚年了。這對研究蔣捷生卒年，有參考價值。「家殲於兵，書皆不存」事，據《中國歷史大事年表》，元順帝至正十六年（一三五

六），長江下游朱元璋與張士誠軍在長江沿常熟、平江路（蘇州）至南京一帶激戰。蔣捷舊宅在此年遭兵禍，遺存之書及詩詞創作手稿都毀於難。另據元楊維禎《陶氏菊逸序》，知蔣捷曾為毗陵陶氏家塾塾師，馬祖常即是在陶氏家塾受業於蔣捷的。文曰：「毗陵陶氏，前朝文獻家也。在宣和間有爲翰林檢閱者某，扈駕南渡，其五世孫爲謫圃君某，仕常郡教授，因家毗陵。國初以宋遺老徵，不起，家延顧師竹山蔣公教子弟，時石田馬中丞公實從學其家，與其孫靖爲同窗友。馬在南端薦授之，靖無仕宦志。」（楊維禎《東維子集》卷九）毗陵，即今江蘇常州市。石田馬中丞即馬祖常，延祐二年廷試第二，曾官御史中丞，著《石田文集》十六卷，《元史》卷一四三有傳。馬祖常爲人正直，曾彈劾權相遭貶，退居光州，陶靖則不熱中於仕途，二人皆受到蔣捷思想的影響。

蔣捷與元曲家謝應芳亦有交往。謝應芳武進人，蔣捷徙居武進，爲謝同鄉前輩。謝應芳《跋岳氏族譜》云：「岳氏爲常之望族，舊矣，予早歲過唐門，見其第宅相甲乙者數家，且聞竹山蔣先生言：宋乾德間，岳王弟經略使（岳翱）之孫自九江來居。由宋而元，子姓蕃衍，文物之盛拔萃同里，比以陵谷變遷，奕葉憔悴。」（《龜巢稿》卷十四）可知謝應芳「早歲」即識蔣捷。謝應芳《答惠子及送泉書》，曾言及友人向自己求《竹山詞》一事：「《竹山詞》久爲烏有，弗克奉命。歲晏末由晤言，惟善保爲斯文壽。」（《龜巢稿》卷十一）謝應芳藏《竹山詞》，友人向謝應芳求《竹山詞》，見出蔣捷與謝應芳的關係，和《竹山詞》受到當世文人的重視程度。

關於蔣捷的生卒年，武進蠡河橋《蔣氏家乘》云：「生卒失傳。」無錫《錫山蔣氏宗譜》載蔣捷生於

宋寧宗嘉定十二年（一一二九），卒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（一三〇七）年，享年八十九歲。咸淳十年中進士時五十六歲。該譜載捷父惟晃生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（一一五八），六十二歲始生長子捷。按之不甚可靠。參之《虞美人·聽雨》的「壯年聽雨客舟中」詞句，《禮記·曲禮》「三十曰壯」，則宋亡時漂泊江湖的蔣捷年當三四十歲，那麼咸淳十年（一二七四）中進士時當在三十歲左右，依此計算，則其生年大致在一二四五年前後；永樂《常州府志》載蔣捷在延祐甲寅朝廷開科取士後，曾設帳授徒，據此可知其卒年應在一三一四年以後了。謝應芳《跋岳氏族譜》提到「早歲」曾聽蔣捷談說岳氏事蹟，此文作於明洪武十九年六月既望，即一三八六年農曆六月十六日，上距元仁宗延祐元年已有七十二年之久，這條材料可以作為蔣捷或享高壽的證據。蔣捷卒後葬於前餘，後裔尊之為永思墓。明洪武年間在墓旁建竹山先生祠，蠡河橋《蔣氏家乘》「家祠」云：「竹山先生祠在武進前餘西鄉，明洪武年間建，首祀勝欲公諱捷。」祠堂中祀蔣捷，左昭右穆，配享子孫，祠具一定規模。

思想：史稱宜興蔣氏「世禪儒」，藏書豐富，文士輩出。唐蔣環開元中為弘文館學士，環子蔣將明任集賢殿學士，將明子蔣乂「通百家學」，二十歲入集賢院，家藏書達一萬五千卷。又子係曾為集賢殿學士，仲為翰林學士。蔣乂「有史才」，其子係、仲、偕皆曾為「史館修撰」，蔣家「父子為學士，儒者榮之」，「三世踵修國史，世稱良筆」（《新唐書》卷一三二《蔣乂傳》）。宋代蔣堂，「好學工文辭，尤嗜作詩，有《吳門集》二十卷」（《宋史》卷二九八《蔣堂傳》）。蔣之勉，《宜興縣志》卷八「隱逸」稱其「博通典籍，為西浙大儒，屢薦不仕，學者稱荆南先生」。世代業儒的家學淵源，以家族文化遺傳的方式，奠定了蔣

捷忠於宋室的思想基礎。蔣捷「治《易經》」（《錫山蔣氏家譜》），「平生著述，一以義理爲主」（萬曆《宜興縣志》卷八「隱逸」），可見儒家思想對蔣捷影響至深。儒家思想之外，道家隱逸和神仙思想在蔣捷身上也有反映，他的「人間富貴總腥膻」的認知，詞作中對隱逸高節的讚美，宋亡後選擇的漂泊江湖、歸隱竹山的生存方式，無不打上道家思想的烙印。而在他酬酢性質的壽詞中，則多言及神仙。佛教思想對蔣捷也有滲透，「晴乾不去，待雨淋頭」（《尾犯·寒夜》）、「老去萬緣輕」（《少年游》）等詞句皆涉佛，更有人據《虞美人》「聽雨僧廬下」，推測蔣捷晚年或曾爲僧，鄉里人士指認其出家地就在宜興竹山的福善寺。元倪瓚《清閔閣全集》卷十二云：「韓奕，字公望，吳之良醫也。好與名僧游。所云蔣竹山者，則義興蔣氏也。以宋詞名世，其清新雅麗，雖周美成、張玉田不能過焉。」據上下文，也可作出蔣捷乃韓奕與游之「名僧」的解讀。可見，佛教與蔣捷實有不解之緣。如果說儒家義理是蔣捷忠君愛國的思想基礎，道家思想給了他蔑視富貴、抗衡新朝的生存勇氣，決定了他浪迹江湖、歸隱山林的生存方式，那麼，佛教的空無思想則有效化解了蔣捷這位「不事二姓」的苦志守節者，在亡國後的漫長歲月裏的生命痛苦。

宋亡之後，名士多與新朝有染，如與蔣捷同爲宋末四大家之一、身爲南宋中興名將之後的張炎，即曾應新朝徵召，作爲南宋宗室的趙孟頫更出仕新朝，只有蔣捷與新朝毫髮無染，作了徹底的遺民，其高風亮節，非時輩所可企及。需要特別強調的是，蔣捷的不事新朝，並非空穴來風的「天植其操」（萬曆《宜興縣志》卷八「隱逸」），除了上已言及的儒道思想影響，更與宜興蔣氏家族的愛國傳統有關。蔣氏九十世蔣之奇，任河北轉運使、知瀛州時，遼使耶律迪死於使宋途中，宋朝地方官員沿路拜祭，獨之奇

「祭而不拜」，保全國格。知熙州（今甘肅臨洮）時，備戰西夏，使之不敢犯邊（《宋史》卷三四三《蔣之奇傳》）。之奇孫蔣興祖，知開封府陽武縣，「靖康初，金兵犯京師，道過縣，或勸使走避。興祖曰：『吾世受國恩，當死於是。』與妻子留不去。監兵與賊通，斬以徇。金數百騎來攻，不勝去。明日師益至，力不敵，死焉。年四十二。妻及長子相繼以恚死。詔贈朝散大夫」（《宋史》卷四五二《蔣興祖傳》）。《詞苑叢談》卷七記載了蔣興祖女兒的事蹟：「金人犯闕，武陽令（《宋史》卷八五《地理志》一作「陽武」）蔣興祖死之，其女被擄至雄州驛，題《減字木蘭花》於壁云：朝雲橫度，轆轤車聲如水去。白草黃沙，月照孤村三兩家。山長水遠，遮斷行人東望眼。恨舊愁新，有淚無言對晚春。」九十一世蔣璨因解救岳飛而得罪秦檜，宋陳櫛《負暄野錄》卷上：「蔣宣卿待制璨，紹興中以善書著名，因解救岳侯，遂忤秦相，諷言者論罷，閑廢十年。」九十三世蔣芾，中紹興辛未科進士第二人，也因拒絕「羅致」而觸怒秦檜，遭到「終其世不召用」的報復（永樂《常州府志》卷十二「人物」引《咸淳毗陵志》）。蔣氏與岳氏的關係一直維繫到蔣捷。上文引述元謝應芳《跋岳氏族譜》文字，提到他曾聽蔣捷談說宜興岳氏家族的情況，蔣捷有多首為岳氏族人所作的詞，如《沁園春·壽岳君舉》、《解連環·岳園牡丹》、《珍珠簾·壽岳君選》等。明凌迪知《萬姓統譜》卷八六載：之奇七世孫，與蔣捷同時的蔣禹玉，在南宋末曾「提義兵救常州，不克，棄家人吳，客杭」。正是蔣門世代忠良的家風，為蔣捷隱居竹山、流浪江湖、義不事元提供了思想基礎和行為楷模。蔣捷蔑視富貴、讚美隱逸、甘於淡泊、耐得寂寞的清高人格，也與他始終堅守民族大義有關，並且在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，賦予這種傳統道家人格以新的價值和意義。

## 二、《竹山詞》的題材類別與內容構成

蔣捷《竹山詞》現存九十三首又一闕，從內容角度可以大致分爲漂泊詞、節令詞、題詠詞、記夢詞、惜春詞、贈答詞、言情詞幾類。下文分類簡述之。

漂泊詞：南宋滅亡之時，正值壯年的蔣捷走避兵亂，義不仕元，開始了他漫長的漂泊流浪生活，足跡遍及吳越。他寫下的一系列羈旅、紀行、思鄉的漂泊之詞，以宋元易代之際的巨大歷史變故爲背景，抒發詞人的身世之感與故國之思，個人命運與祖國命運在這些漂泊之作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。這類作品有《賀新郎·兵後寓吳》、《滿江紅》「一掬鄉心」、《滿江紅》「秋本無愁」、《梅花引·荆溪阻雪》、《一翦梅·宿龍游朱氏樓》、《一翦梅·舟過吳江》、《行香子·舟宿蘭灣》、《喜遷鶯·金村阻風》、《高陽臺·江陰道中有懷》、《少年游》「梨邊風緊雪難晴」、《少年游》「楓林紅透晚煙青」、《阮郎歸·客中思馬迹山》等。亂離歲月的漂泊途程是艱辛的，或阻於風浪，或困於雨雪，不僅要忍受「漠漠黃雲溼透木絲裘」的肌膚之苦（《梅花引·荆溪阻雪》），更要忍受「故鄉一望一心酸」的鄉愁折磨（《一翦梅·宿龍游朱氏樓》）。

節令詞：蔣捷的節令詞有《女冠子·元夕》、《女冠子·競渡》、《花心動·南塘元夕》、《高陽臺·閨元宵》、《南鄉子·塘門元宵》、《浪淘沙·重九》、《步蟾宮·中秋》、《齊天樂·元夜閱夢華錄》等。

《女冠子·競渡》題詠端午，《浪淘沙·重九》、《步蟾宮·中秋》如題所示，分詠重陽、中秋。元夕詞共五首，《花心動·南塘元夕》情調歡快，無故國之思，應是南宋亡前的作品。《高陽臺·閨元宵》無甚深意。其餘《齊天樂·元夜閱夢華錄》、《南鄉子·塘門元宵》、《女冠子·元夕》三首，則都包含著濃重的故國之思。

題詠詞：《竹山詞》中題詠之作最多，《賀新郎·秋曉》、《賀新郎·吳江》、《水龍吟·效稼軒體招落梅之魂》、《解連環·岳園牡丹》、《永遇樂·綠陰》、《畫錦堂·荷花》、《瑞鶴仙·紅葉》、《木蘭花慢·冰》、《木蘭花慢·再賦》、《高陽臺·芙蓉》、《尾犯·寒夜》、《聲聲慢·秋聲》、《燕歸梁·風蓮》、《探芳信·菊》、《洞仙歌·柳》、《憶秦娥·闔閭》、《如夢令·村景》、《蝶戀花·風蓮》、《虞美人·聽雨》、《步蟾宮·木屋》、《步蟾宮·春景》、《玉樓春·桃花灣馬迹》、《南鄉子·黃葵》、《翠羽吟》「紺露濃」等皆是。除了一般的切題敷演，故國之思在上列題詠詞中也有突出表現。《賀新郎·秋曉》裏的「中年懷抱」即是一腔傷悼故國之情，「萬里江南吹簫恨」即是亡國漂泊之恨。《賀新郎·吳江》裏的「昨夜鯨鯨坤軸動」，隱指南宋覆亡的天崩地裂般的巨大變故，「怕群仙，重游到此，翠旌難駐」已是國破家亡、安身無地的境況，而「星月一天雲萬壑，覽茫茫，宇宙知何處」，更流露出家國難覓的茫無歸宿之感。《水龍吟·效稼軒體招落梅之魂》，陶爾夫、劉敬圻《南宋詞史》認為「是《楚辭·招魂》的繼承與發揚，實際就是通過『招落梅之魂』來為南宋的滅亡招魂」。《解連環·岳園牡丹》借題詠牡丹，寄託故國之思。《尾犯·寒夜》寫與友人夜話亡國之痛，以抑遏之筆，抒激憤之氣。《竹山詞》中經常寫到梅花，《水龍吟》、

《翠羽吟》兩首皆詠梅，《梅花引》的「有梅花，似我愁」，《阮郎歸》的「瓊簫夜夜挾愁吹，梅花知不知」，也是以梅自擬或引梅花為同調。

記夢詞：蔣捷的記夢詞有《賀新郎》「夢冷黃金屋」、《燕歸梁·風蓮》、《念奴嬌·夢有奏方響而舞者》等三首。這些記夢之作中，也同样滲透著詞人追懷故國的情緒。《賀新郎》「夢冷黃金屋」，借助夢境，寄託故國之思與今昔之感。《念奴嬌·夢有奏方響而舞者》結句的「箏」聲，是理解詞旨的關鍵。如果詞尾沒有出現箏聲，那麼寫夢中聽樂觀舞的此詞，也不過一首普通的記夢之作罷了。有了詞末的箏聲，詞旨大為不同。方響乃華夏之正聲，只能於夢中聽到，夢醒之後，盈耳是異族的胡樂聲。這裏有遺民詞人的現實感慨，記述孤館旅夜夢聽方響，是在曲折表達詞人的故國之思。明乎此，也就懂得了夢中方響為何那般美妙，夢中光景為何那般神奇。

惜春詞：《竹山詞》中的惜春之作有《喜遷鶯·暮春》、《絳都春》「春愁怎畫」、《最高樓·催春》、《祝英臺·次韻》、《解佩令·春》、《戀繡衾》「舊金小袖」、《粉蝶兒·殘春》、《探春令》「玉窗蠅字」、《秋夜雨》「金衣露溼」等。《喜遷鶯·暮春》寫暮春景物，憶舊歎老，抒感傷遲暮之情。《最高樓·催春》寫春光匆促。《粉蝶兒·殘春》表及時行樂之意。《絳都春》「春愁怎畫」、《探春令》「玉窗蠅字」均寫思婦傷春懷人的「春愁」。《戀繡衾》「舊金小袖」寫女子春恨。《秋夜雨》「金衣露溼」賦春夜別愁。這幾首亦可歸入言情詞中。《祝英臺·次韻》、《解佩令·春》二首題旨重大，表現了對國運的隱憂。丁紹儀《聽秋聲館詞話》卷二十二云：「因思南宋末季，士多憫世遺俗，託興遙深，如蔣竹山之《解佩令》……：《祝



英臺近》……與德祐太學生《百字令》詞「真箇恨煞東風」，同一意旨」。陶爾夫、劉敬圻《南宋詞史》認為《解佩令·春》中「歲歲春光，被二十四風吹老。棟花風，爾且慢到」幾句，「就是在呼喚元軍進攻慢些，讓南宋的滅亡再延遲一些」，則把丁紹儀指出的此詞「託興遙深」的特點落到實處。

贈答詞：《竹山詞》中人際交往酬酢的贈答之作分兩類，一類是朋友間的一般性贈答，一類是祝壽詞。前者如《賀新郎·約友三月旦飲》、《沁園春·爲老人書南堂壁》、《沁園春·次強雲卿韻》、《洞仙歌·對雨思友》、《賀新郎·鄉士以狂得罪賦此錢行》等。《賀新郎·約友三月旦飲》寫約友小酌，見出詞人生涯的窘迫，心緒的索寞，和對人生命運的透徹。《沁園春·爲老人書南堂壁》借爲老人題壁，抒發詞人追慕陶杜志節、淡泊自守的襟抱。《沁園春·次強雲卿韻》表現詞人以道制欲的修爲，展示紅塵中翻過筋斗來的人生高境。

後者有《大聖樂·陶成之生日》、《瑞鶴仙·壽東軒立冬前一日》、《珍珠簾·壽岳君選》、《春夏兩相期·壽謝令人》、《念奴嬌·壽薛稼堂》、《糖多令·壽東軒》、《沁園春·壽岳君舉》、《摸魚子·壽東軒》、《玉漏遲·壽東軒》等。祝壽之俗起源甚早，至宋代風氣尤盛。皇帝例建生辰爲節日，朝野同慶，對文武大臣的生日，則頒賜盛禮。上行下效，兩宋社會祝壽成風，催生了一大批祝壽詩詞，南宋時期，以詞祝壽風氣尤熾。據統計，《全宋詞》有壽詞近兩千首，占到存詞總數的十分之一，成爲宋詞重要的題材類別。詞人集子例有壽詞，且有數量驚人者，如魏了翁《鶴山詞》一八六首，有壽詞一〇二首；劉辰翁《須溪詞》三五四首，有壽詞九十首；李劉存詞十一首，十首皆爲壽詞；更有一些人存詞一首，即是